

論詞彙系統的資源重組

周俊勳

詞彙是由眾多詞語組成的一個系統，這個系統中的詞語是隨着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，這些變化是成系統變化的。許多研究表明：一個詞語的變化常常會引起與其相關的詞語的變化，從而造成詞彙系統的變化。關於漢語詞彙系統的發展變化研究，蔣紹愚先生（1989）作了一個比較好的示範，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。

社會的變化，新事物、新概念的出現都會引起新詞語的出現。從理論上說，出現一個新事物或者新的概念，就應該產生一個新形體，這是語言詞彙系統適應社會發展的最簡潔、最方便的一種手段。但這種方式很容易走到盡頭。因為世界上任何文字系統都不可能無限制地擴展自己的形體，即使某種文字系統能夠這樣，使用的人們由於記憶、書寫等各種原因，也不會去採納。因此，語言的詞彙系統祇得從內部進行調整。這種調整與世界上的其他許多領域的內部調整一樣，屬於清理語言詞彙系統中垃圾的現象。借用計算機領域中的話來表達，就是語言詞彙系統的“磁盤碎片整理”，即將一些過時的、沒有系統的零散成分進行清理，或者重新歸併，以便拓展使用空間；借用經濟領域的話來說，就是語言詞彙系統的資源重組。

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漢語詞彙系統發生較大變化的時期。一些先秦兩漢廣泛使用的詞語退出了使用，或者縮小了使用範圍，使

詞彙系統發生了較大的調整。本文主要根據此時志怪小說中見到的一些材料，來探討詞彙系統的這種資源重組現象，以期能夠更加清楚地了解漢語詞彙的發展演變情況^①。

釘：可以為名詞，“釘子”。也可以為動詞，“用釘釘”。如：

翼日，有一青蛇來到巫所，即以大釘釘其頭。（異，668；幽，737）縫眼不見，唯聞處分，不聞下釘聲，便見船漸漸升空，入雲霄中。（幽，737）[王球]系在刑獄，着一重鎖，釘鍊堅固 {觀：釘之極堅}。（冥，鈎沉 321；觀，110）

“釘”，《說文·金部》：“釘，鍊鉞黃金。”也就是作為名詞，是“冶煉而成的黃金餅塊”。而現在所說的“釘子”的“釘”是由“鐸”來承擔的。《說文·金部》：“鐸，可以綴著物者。”段注云：“今謂釘者皆是。”可見，“釘”詞義發展是由一個名詞性成分替換了另一個名詞性成分“鐸”，然後轉變為動詞性成分，表示“用釘釘”。這個詞意義的變化是伴隨著語音的變化的，所以應該看作是一個新詞。名詞的“釘”讀當經切，dīng；動詞的意義讀丁定切，dìng。

但當時語言中還有一個類似的“鉞”，《爾雅·釋器》：“鉞金謂之鉞。”《玉篇·金部》：“鉞，金鉞。”這是金屬語義場中出現的重疊形式^②。在食品語義場中，有一個“餅”起同樣的作用，表示塊狀的食品。隨着漢語義類義象的分離（徐通鏘 1997），將現實中所有的塊狀物體抽象出來，成為一個概念時，語言將這個概念歸並給“餅”。不論黃金、食品都用一個詞語“餅”，如《冥祥記》：“並以三十二璧一餅金為信。”（鈎沉 309）《后漢書·列女傳·樂羊子妻》：“羊子常行路，得遺金一餅。”《南史·褚彥回傳》：“有人求官，密袖中將一餅金，因求請問，出金示之。”酈道元《水經注·溱水》：“林水源裏有石室，室前盤石上行羅十瓮，中悉是餅銀。”在這種規整之下，“釘、鉞”成為多餘的形體，成為詞

彙系統中的垃圾。要麼重新回收，要麼棄掉。經過回收，讓“釘”來替換了“鐫”，而“餅”替換了“鉸”。

從“釘”這個詞看出的詞彙系統歸併過程：

鉸
……（鉸）→餅
釘←鐫

“→”方向代表歸入方向；……（ ）表示可能存在的一個過程。

從“釘”在詞彙系統中的規整情況可以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。在規整過程中，“釘”獲得了新生，而“鉸”卻銷聲匿迹。這是為什麼呢？原因就在於“鉸”與“餅”的文字形體、讀音都非常接近（實際上是兩個同源詞）。這是漢語發展史上很有興趣的一個現象。語言中出現“鉸”、“餅”兩個形體本是為了區別不同的意思，這是上古漢語中常用的一種手段。但是在此時歸並時，這種近親形體反而成爲阻礙的對象，予以清除。

泊：停泊。如：

夜泊越里，纜舟於大桑樹。（異，617）司馬休之遣文武千餘人迎家，達南郡，值風泊舫。（幽，720）[呂球]乘船至曲阿湖，值風不得行，泊菰際，見一少女。（幽，723）元嘉十二年，荆揚大水，川陵如一。惠慶將入廬山，船至小，而暴風忽起，同旅已得依浦，唯惠慶船未及得泊。（冥，鈞沉322）

《玉篇·水部》：“泊，止舟也。”此詞爲上古“泊”的俗體字，而且在意義上也與“淡泊”的“泊”無關。

怕：畏懼

產子皆如人形，有不養者，其母輒死，故懼怕之，無敢不養。（搜，308/153）

“怕”不見於先秦，在西漢時是作爲“淡泊”的意思出現的，而不作爲“畏懼”的意思。《說文·心部》：“怕，無爲也。”《廣雅

·釋詁》：“怕，靜也。”文獻用例，如司馬相如《子虛賦》“怕乎無爲”就用的是此義（王力 1980：576）。“怕”作“畏懼”的意思最早出現於《論衡·四諱》：“孝者怕入刑辟，刻畫身體，毀傷發膚，少德泊行，不戒慎之所致也。”

“怕”由上古漢語中主要表示“淡泊”的意思發展爲魏晉時期表示“畏懼”的意義，是這個詞語所處語義場的變化。但是爲什麼發生變化，這種變化會對詞彙系統造成怎樣的一些連鎖反映呢？段玉裁的解釋對我們很有啓發：現在的“泊”在當時是“洒”俗字，《說文·水部》：“洒，淺水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《顏氏家訓》曰：……案《說文》此字（指“洒”）古‘泊’字也……玉裁按：顏書今本訛誤，爲正之。可讀如此：《說文》作‘洒’，隸作‘泊’，亦古今字也。《犬部》‘狛’字下云：‘讀若淺泊。’淺水易停，故‘泊’又爲‘停泊’。‘淺’作‘薄’，故‘泊’亦爲‘厚薄’字。又以爲‘擔怕’字。”而《心部》“怕”下又注云：“擔怕，俗用‘淡泊’爲之。假借也。‘澹’作‘淡’，尤俗。”這個俗寫，至少在漢代已經產生，因爲司馬相如《子虛賦》中的“怕”，《史記》《漢書》皆作“泊”。《老子》“我獨泊兮，其未兆”，馬王堆帛書甲本已經作“泊”。^③

當文字系統中發生由“泊”來替代“洒”以後，形體上“泊”與“怕”相近，詞義上又可以引申出“澹泊”的意義，所以“怕”被清理掉，成爲多餘。^④當“怕”的位置被取代後，詞彙系統另派任務，讓它進入表示心理的“畏、懼”語義場。可以說，“怕”詞義的變化，與漢字形體的影響有一定的關係。這個規整過程可以整理爲：

洒 → 泊

怕_古

心理

畏

怕_今

懼

婆：祖母。

世光與信，於家去時，其六歲兒見之，指語祖母曰：
“阿爺飛上天，婆為見不？”（冥，鈎沉 289）

上古時“婆”字不能單用，祇能作為一個音節成分用於“婆娑”中。由於親屬語義場的需要，借用為一個稱謂詞，表示“祖母”的意義。一般認為這是屬於詞義的變化，其實認為是詞彙系統的資源重組也未嘗不可以。

語言系統是一個有組織、分層級的系統，不僅如此，許多語言現象還表現出極強的對稱性。^⑥這種對稱性有時也會引起詞彙系統的調整，這種調整大多數情況下是利用已有的詞語，改變詞義或者增加新的詞義。從調整的方式看，是屬於詞彙系統的碎片整理；從調整的結果來看，就是所謂的填補空格現象。如：

快：迅速。如：

竺因私請之，婦曰：“不可得不燒。如此，君可快去，我當緩行，日中必火發。”竺乃急行歸。（搜，87/54）謂賀云：“卿下手極快，但於古法未合。”（幽，734）

《說文·心部》：“快，喜也。”本義為“快樂，喜悅”，此時產生出“迅速”義。

“快”由表示心理的語義場進入表示動作的語義場，就是由於詞彙系統的重新調整。因為在表示行動“緩慢”的意義上，先秦時存在“遲、緩、慢”三個中心同義詞，而與之對應的反義詞卻祇有“疾、速”兩個，因此增補“快”來填補空格（參見胡敕瑞，2001：56）。圖標如下：

| | | |
|---|---|---|
| 遲 | 緩 | 慢 |
| 疾 | 速 | |

強—剛—堅

↓ ↓ ↓

弱—柔—軟

行至一山，都無草木，土色堅黑，有類石鐵。（冥，鈞沉 312）發大如縷，堅韌如筋，伸之幾至一丈，置之自縮如蟲。（拾，“晉時事” 209）山草木皆勁利，土亦剛而精。（拾，“昆吾山” 233）此人乃強排之，踣於尸脚上。（冥，鈞沉 312）

生卵着石則軟，取之則堅。（拾，“蓬萊山” 223）晉永嘉之亂，郡縣無定主，強弱相暴。（幽，703）

體尚溫柔，家未殮。（冥，鈞沉 301）種仁壽木，木似柏而枝長柔軟。（拾，“魯僖公” 69）或言此水甘軟，男女飲之則淫。（拾，“前漢上” 119）[鳥]形如雀而色黃，羽毛柔密。（拾，“魏明帝” 168）貧道力弱，無救如何！唯宜勤念觀世音，庶獲免耳。（冥，鈞沉 316）井中之金柔弱，可以緘滕也。（拾，“炎帝神農” 5）有搖枝粟，其枝長而弱，無風常搖，食之益髓。（拾，“前漢下” 132）

這一組詞，胡敕瑞（2002：111）指出，在先秦為“強—弱”、“剛—堅—柔”，由於填補空格的原因，東漢產生出了“軟”來與“堅”配對，如東漢王充《論衡·氣壽》：“人之稟氣，或充實而堅強，或虛劣而軟弱。充實堅強，其年壽；虛劣軟弱，失棄其身。”從志怪小說使用的情况看，這種三項對應的格局已經相當穩定。可是，由於詞彙系統的調整，常用詞的替換，這一格局形成的同時，語言中也開始了“硬”對“堅”的替換，如《傷寒論·陰陽全篇》：“陰陽病……必大便初硬後溏，所以然者，以胃中冷，水穀不別故也。”《玉篇·石部》：“硬，堅硬。”《齊民要術·羊鵝鴨》：“供廚者，子鵝百日以外，子鴨六七十日佳。過此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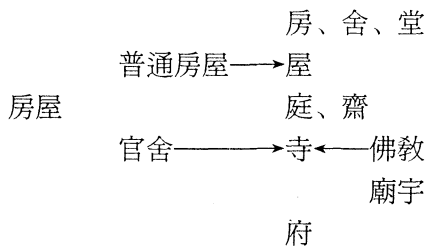
硬。”由於“硬”對“堅”的替換，使“軟、硬”配對成爲一對反義詞。

這些調整的目的是爲了使不對稱的現象變爲對稱，調整的結果是使詞語發生了詞義的轉變。

寺：佛教廟宇。如：

寺西有少空地，可得安葬也。（冥，鈎沈 340）宋吳興沈僧覆，大明末，本土饑荒，逐食至山陽；晝入村野乞食，夜還寄寓寺舍左右。（冥，鈎沈 332）

“寺”也是此時詞彙系統重新規整的一個典型實例。“寺”字在漢代本身表示“官舍”名稱，《文選·左思〈吳都賦〉》“列寺七里”李善注引服虔《風俗通》：“今尚書、御史、謁者所止皆曰寺。”佛教傳入進來後，爲了將佛教徒居住的房屋與一般的房屋區別開來，就將佛教廟宇稱爲“寺”。從此，“寺”主要用於表達這個概念，而“官舍”的概念儘管歷代仍有使用，但已經不是它的主要意義，而且大多是沿用東漢之舊，清王士禛《香祖筆記》卷十一：“今九卿自大理、太常已下官署皆名曰寺，沿東漢之舊也。”“寺”在詞彙系統中的歸並過程爲：



詞彙系統的碎片整理有時會表現出詞語的替換關係，使詞語的意義發生變化，從而引起詞彙系統的調整。

梭：梭子，織布時牽引緯綫的工具。如：

[陶侃於釣磯山]下水中，得一織梭，還挂壁上。有頃，雷雨。梭變成赤龍，從空而去。（異，597）元嘉十三年，方

在機織，忽覺雲日開朗，空中清明，因投釋筐梭^⑥，仰望四表。(冥，鈞沉 323)

“梭”上古漢語中出現過，《說文·木部》：“梭，木也。私閏切。”徐鉉按：“今人別音穌禾切，以為機杼之屬。”私閏切，讀 sùn；穌禾切，讀 suō。《玉篇·木部》：“攬，先和切，織攬也，緯也，亦作梭。”表示“織布時牽引緯綫的工具”的意義本是由“杼”承擔的，《說文·木部》“杼，機持緯者”。後來“梭”替換了“杼”，段玉裁將這種情況的“梭”理解為“杼”的俗字，是不準確的。

總之，詞彙作為一個系統，是有組織、有分工的。在這個系統中，每一個成員大體上對應什麼“工作崗位”是基本上有定的，與我們現在社會正在流行的定編定員制基本相同，在某一個崗位上來了一個更加適合的人選，那麼另一個成員必定會“下崗”，如“梭”替換“杼”；或者重新就業，如“釘”替換“鐮”，形成的拉鏈性的移動“鐮→釘→鉸→餅”，以及“硬”、“堅”、“軟”之間的復雜關係等情況，都是詞彙系統資源重組的生動表現。正是這種語言詞彙系統的資源重組，纔造成詞語的不斷替換、演變，詞義的發展變化。而研究漢語詞彙史的一個重要方法，就是應該以這些核心“詞”為本，找出它們在當時詞彙系統中的地位和擔任的角色，然後對它們進行跟踪調查，理清楚它們地位的變化、角色的轉移以及帶動了哪些親屬關係詞語的變動。祇有在這些具體的個案研究取得成功性的突破後，纔能真正建立科學的漢語詞彙史。

〔參考文獻〕

胡敕瑞 2001 《〈論衡〉與東漢佛典詞語比較研究》，巴蜀書社。

蔣紹愚 1989 關於漢語詞彙系統及其發展變化的幾點想法，《中國語文》第 1 期。

王 力 1980 《漢語史稿》，科學出版社。

徐通鏘 1997 《語言論》，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。

〔注釋〕

①我們主要選擇以下的一些版本作為依據，行文中引用的例句，都在該句后面用“x/x”注明出處，“/”前的“x”代表條目數，“/”后的“x”表示該書的頁碼數，沒有標明條目數的祇列出頁碼數。

干寶《搜神記》，汪紹楹校注本，中華書局，1979年。

王嘉《拾遺記》，齊治平校注本，中華書局，1981年。

張華《博物志》，《漢魏六朝等記小說大觀》，王根林、黃益元、曹光甫校點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。

陶潛《搜神後記》，汪紹楹校注本，中華書局，1981年。

劉敬叔《異苑》，《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》，王根林、黃益元、曹光甫校點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。

劉義慶《幽明錄》，《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》，王根林、黃益元、曹光甫校點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。

王琰《冥祥記》，魯迅校錄《古小說鈎沉》，齊魯書社，1997年。

傅亮、張演、陸杲《觀世音應驗記三種》，董志翹譯注本，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。

②在當時的語言中可能二者存在一些細微差別。

③ 或者說司馬相如用古字，其他用的今字。

④王念孫《廣雅疏證·釋詁四》“怕，靜也”云：“《老子》云：‘我獨泊兮其未兆。’泊，與怕通。”從發展來看，王念孫的一個“通”字透露出他沒有段玉裁對這兩個詞的發展關係理解得清楚。

⑤ 這種對稱現象在語音學中運用得相當普遍，也研究得非常成功。在詞彙領域還有待進一步得研究。

⑥ “投釋筐梭”，《太平廣記》卷114引作“投梭”。

(周俊勛 四川大學中文系，

四川大學俗文化研究所兼職研究員 郵編：610064)